

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16
新疆石窟壁畫



48.072
SB
:16

中國

美術

繪畫編

新疆石窟壁畫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16 新疆石窟壁畫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宿 白

副主編 馬世長 晁華山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黃 逖

封面設計 仇德虎

攝影 王夢祥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插圖 許默之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編號 八〇六八·一六七六

國內版定價 二一〇元

版權所有

本卷主編
副主編

宿白
馬世長
晁華山
北京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副教授
北京大學副教授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分繪畫編、雕塑編、工藝美術編、建築藝術編、書法篆刻編五部份，每編分若干冊。

二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新疆石窟壁畫》，選錄喀什三仙洞，拜城克孜爾，庫車克孜爾尕哈、森木賽姆和庫木吐喇，焉耆七格星，吐魯番吐峪溝、伯孜克里克等八處石窟壁畫精品。

三 本卷依照西域古國疏勒、龜茲、焉耆和高昌四個地區編次。這種編次，並不表示石窟開鑿時間的早晚，而是試圖遵循佛教東漸的路綫反映歷史原貌。

四 由於石窟群大多依山巒的走向開鑿，因此它的方位均為中間方位。本卷為了敘述的方便，均按基本方位確定。

五 本卷的定位法，在劃分壁面的壁畫位置時，以觀者本人面壁的左右方向來確定；而具體介紹畫面中的佛及菩薩時，則均按佛及菩薩自身左右方位來確定。

新疆石窟壁畫中的龜茲風格

晁華山

我國新疆地區保存至今的許多古代的佛教石窟遺跡，主要分佈在拜城、庫車、焉耆、吐魯番、鄯善一綫。這一綫正是我國的西域即今新疆境內古代絲綢之路的北道。在古代，我國中原地區和中亞、西亞的商業貿易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與此同時，佛教也隨着貿易的往來經由絲綢之路從印度傳入新疆，再從新疆傳入我國的內地。佛教在內地的流行，產生了舉世聞名的三大石窟寺，即敦煌石窟、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從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藝術品，諸如壁畫、石雕、塑像等等。在新疆的佛教石窟遺跡中，同樣也留下了許多壁畫，這些壁畫也是我國古代藝術寶庫中的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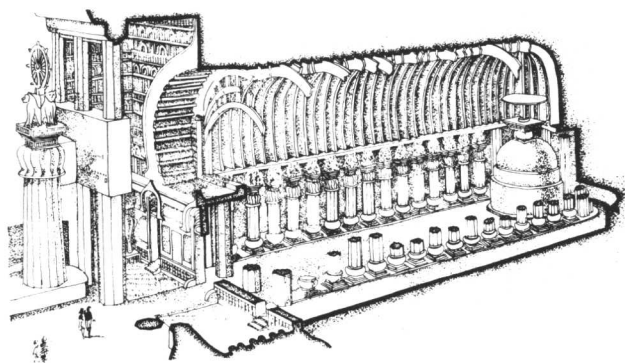
佛教約在公元前五世紀產生於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帶。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佛教傳入今天的阿富汗東部、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爾地區。後來佛教繼續向北傳播到大夏境內的北方，即今天阿富汗北部以及蘇聯中亞地區。到了公元一世紀，在中亞興起了強大的貴霜王國，它的勢力向東越過帕米爾，達到新疆的西部。貴霜王國迦膩色加王大力提倡佛教，因而佛教在它的境內十分流行。也就在這個時期佛教向鄰近地區發展，傳到了我國的新疆地區。

佛教在新疆境內首先傳到當時的于闐國，即今天和田、于田及其附近地區。這裏是塔里木盆地的南緣。在它的北緣，首先傳到當時的疏勒國，即今喀什及其周圍地區。以後向東傳到當時的西域大國龜茲國，即今庫車及其周圍地區。龜茲境內佛教十分盛行，一時成了當時西域的佛教中心。佛教後來沿塔里木盆地北緣繼續東下，傳到了焉耆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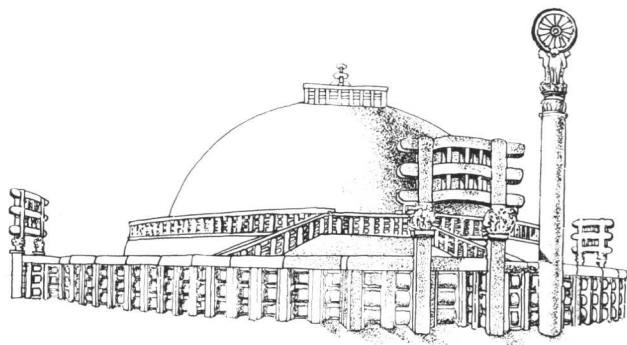
高昌回鶻王國。高昌回鶻的中心在今吐魯番和鄯善一帶。在佛教盛行時期，各地興建了大量寺院，有的地方還興建了許多石窟寺院。在寺院中有許多壁畫和塑像，還有許多幡畫、紙畫和木板畫等。大約在公元十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伊斯蘭教在新疆境內自西向東先後依次取代了佛教。從此，佛教寺院遭到了歷史上宗教性的破壞。加之幾百年來的自然、風砂的侵蝕，地面寺院都已湮沒或蕩然無存，石窟寺同樣也遭到了場毀和破壞的命運。

本世紀以來對新疆各地的佛教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與發掘。可以看出，新疆石窟壁畫在題材、佈局和藝術風格方面有着自己鮮明的特點。這種特點概括起來可以稱之謂西域風格。而這種風格與它的東鄰和西鄰又均不相同。但是，新疆不同地區的石窟壁畫，由於歷史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原因，它們之間的相互差別也很大。大體上可分為三種系統或風格：即龜茲風、西域漢風和高昌回鶻風。另有一種焉耆風，因所存壁畫甚少，故而很難劃分。龜茲風壁畫時代最早，約在公元四世紀至八世紀。壁畫數量也最多，主要集中在庫車、拜城及新和一地，在吐魯番的吐峪溝也少有分佈。西域漢風壁畫較晚，約在公元七世紀至九世紀，壁畫數量甚少，集中在庫車的庫木吐喇。高昌回鶻風壁畫時代最晚，約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二世紀，壁畫數量介於上述兩者之間，主要分佈在吐魯番。

這三種風格的壁畫由於地域和時間的不同，與周圍地區的佛教藝術的聯繫也就不同。龜茲風壁畫出現早，它的題材類別、畫面構圖、人物形象、繪畫技法等方面受中亞犍陀羅的影響較多。在畫中的建築物和道具方面則主要取材於印度。不過在題材內容及數量、構圖與佈局、裝飾紋樣、塑繪結合等方面，龜茲仍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可統稱為「龜茲風」。西域漢風壁畫產生於漢族政權控制着龜茲地區的時期，它晚於龜茲風壁畫的興盛期，其題材種類及位置分佈、畫面構圖、人物造型、繪畫技法等方面，均來自漢族地區。回鶻畫風出現在高昌回鶻時期，由於回鶻大量吸收漢族文化，所以回鶻風壁畫各方面都受到了漢族佛教壁畫的影響。



印度早期禮拜窟



印度桑志大塔

這三種壁畫之間，由於位置接近或交錯，相互間也有較大影響。在庫車的庫木吐喇石窟，既有龜茲風洞窟，也有西域漢風洞窟。另外有一些洞窟的壁畫兼有這兩種風格的特點，這是它們相互影響的結果。在庫木吐喇石窟還有少量回鶻風格的洞窟，它的壁畫有龜茲風的影響，但更多的影響來自西域漢風洞窟，因而具有三種風格混合的特點。

關於這三種風格的壁畫，我們將在兩篇文章中分別論述。本文主要敘述早期的風格，即龜茲風格。

（一）龜茲的佛教與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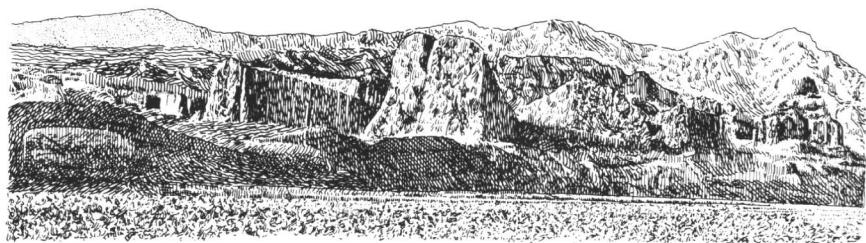
龜茲是我國新疆境內的一個古國，位於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北緣，它的都城和中心地帶在現在的庫車縣境內。在強盛時期，它的疆域西臨喀什，東接焉耆，北面進入天山南麓山中，南面伸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東西長約六、七百公里，南北寬約三百公里。

佛教在公元前三世紀時由印度傳入中亞，這時正是印度阿育王大力提倡和推廣佛教的時期。屬於這一時期的佛教遺跡已經屢有發現，如阿育王所建用以推廣佛教的法敕刻石和佛舍利塔。貴霜王國時期的佛教遺跡和遺物發現得更多，有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和佛塔，以及佛與菩薩的雕像。據我國文獻記載，約公元二世紀中期開始，貴霜王國的不少佛教僧人陸續到我國內地翻譯佛經，傳播佛教。這時龜茲的佛教已有相當基礎。所以從公元三世紀中期的曹魏時期開始，陸續有不少龜茲著名高僧到內地譯述佛經並傳播佛法。其中有曹魏時期在洛陽白馬寺的高僧白延、西晉時期的居士帛元信和龜茲王族高僧帛尸梨密多羅等人。

公元四世紀時，龜茲佛教更加流行。當時有僧衆一萬多人，僅都城的佛寺佛塔就有一千多座，王宮裏也有雕塑的佛像。有的寺院裝飾華麗，規模宏大。雀梨大寺就是當時著名的大寺院，寺中有不少大德高僧，王公貴族也常來設供聽法。這座寺院的遺址已經



龜茲貴族供養人



雀梨大寺遺址

庫木吐喇二十三窟

發現，位於今庫車縣城北蘇巴什。當時小乘著名高僧佛圖舌彌統轄九座寺院，其中一座寺名為溫宿王藍，由龜茲屬國溫宿的國王所建，作為該國臣民出家 and 禮拜的場所。這九座寺院中有三座尼寺，寺中比丘尼都是塔里木盆地遠近各國王侯婦女，她們操守着嚴格的佛教戒律。東晉的僧人慕名到此，曾在佛圖舌彌處求取這些尼寺所用的戒律本文。由此看來，龜茲當時已成為塔里木盆地南北兩道的佛教中心，以至內地僧人也到這裏來取經。佛圖舌彌的弟子鳩摩羅什也是著名高僧。他的父親是印度貴族，母親是龜茲王妹。羅什七歲出家，早年主要學習小乘，青年時期着重傳播大乘。小乘大乘是佛教派別的名稱，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我解脫」。大乘佛教除追求「自我解脫」外，還要「救度一切衆生」，因此，更能吸引衆多的信徒。羅什傳播大乘佛教，得到了國王的支持，一時大乘的勢力有所擡頭。羅什晚年到了長安，譯出數十部佛教經論，並有衆多弟子。這一時期的佛教建築保存下來的還有今拜城縣東境克孜爾石窟中的早期洞窟，其中主要是僧房窟。另外，在克孜爾石窟中還發掘出許多公元二世紀至四世紀的梵文佛經寫本，其中大多是小乘經典。

公元五、六世紀是龜茲佛教的鼎盛時期。境內現存的大量佛教石窟主要開鑿於這一時期，出土的這一時期的龜茲文佛教書籍也很多。從石窟壁畫圖像和佛典內容判斷，這時佔優勢的仍是小乘佛教。從出土的化緣簿和寺院賬冊看到，國王曾向寺院捐贈大量財物，洞窟壁畫中的供養人有許多是龜茲達官貴人。王公貴族的大力提倡，正是這裏佛教興盛的重要原因。出土的這一時期的佛教寫本大都是龜茲文本，而不像前一時期那樣都是梵文本，這一情況說明，龜茲的宗教信徒已用當地通用的語言和文字進行傳教活動了。這些寫本有的是寺院的收藏本，有的是僧尼的誦習本，這也說明佛教在龜茲年深日久，已進一步地域化了，也更加普及了。現存這一時期的石窟寺，寺院規模大，寺內房舍的數目和種類都多，表明佛事活動比以前規模大，內容豐富。

公元七世紀二十年代，高僧玄奘去印度途中經過龜茲都城，他後來在《大唐西域記》



烏什吐爾寺院遺址

一書的「屈支國」這一節裏記敘了龜茲佛教概況。當時龜茲有「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信奉小乘佛教。玄奘還參拜了東、西昭怛釐兩大寺院，寺內裝飾華麗，巧奪天工。這兩座寺院就是前述的雀梨大寺，到玄奘親臨時，香火延續已經三個世紀。這個寺院遺址分佈在銅廠河東西兩岸，規模宏大。我們考察時寺內房屋的殘垣仍矗立在沙漠上，寺中高塔巍巍壯觀，幾公里外就能見到。玄奘參拜的另一座寺院是阿奢理貳寺，寺院「庭宇顯敞，佛像工飾」，還有許多遠道來的僧徒在這裏從事宗教活動。寺院的飲食、衣服、臥具和醫藥都由國王、大臣、富商和豪族供給。這座寺院的遺址也已發現，位於今庫車城西二十一公里處的庫木吐喇。寺院南北長約二百四十米，東西寬約一百四十米，周圍有高大圍牆，山門開在南面。寺內有佛堂、講堂、禪室、藏經閣、僧房、佛塔和塔院。佛堂內有精美的壁畫和塑像。玄奘還記敘了當時龜茲城西門外五年一次的國王大齋會和各寺院匯集佛像遊行的盛況。

公元七世紀中期唐政府在龜茲設立安西都護府，又在這裏屯田，所以直到八世紀末，陸續有許多漢人移居龜茲境內。這一時期在龜茲興建了不少漢族寺院和石窟寺，同時，由於兩族文化的交流，出現了具有兩族文化混合特點的石窟寺。在庫木吐喇石窟能夠確定建造人族別的佛堂有五十三個，其中由龜茲人建造的為二十六個，這裏面的五個是龜茲文化和漢文化的混合體。由漢人建造的佛堂為二十五個，其中五個是漢文化和龜茲文化的混合體。內地去印度求法的高僧慧超於公元七二七年返程途經龜茲，後來在他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中敘述龜茲佛教時說：「漢僧行大乘法。」關於漢族佛寺，他說：「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都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憚，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

從公元九世紀下半期開始，回鶻人在龜茲逐漸取代吐蕃人，回鶻人信奉佛教並大量

接受漢人文化，在這裏修建了佛寺。在庫木吐喇石窟有回鶻人的少量佛堂，也有回鶻高僧的骨灰堂。爲了管理佛寺，還設有「都統」一類僧官。據歷史記載龜茲的回鶻政權曾一度抵制過喀什地方的伊斯蘭教勢力的東來，但是到了公元十三世紀，這裏終於被迫改奉伊斯蘭教，佛教勢力消失，此後再也沒有恢復昔日的舊觀。

佛教信徒有兩種，一種是在家信徒，即通常所說的清信士和清信女，這些人仍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另一種是出家信徒，即指通常所說的僧和尼。出家就是不能有家，因此僧尼必須離開自己的家園，加入僧團過集體的宗教生活，爲此佛教就建立了寺院。僧尼在寺院中修習佛經，過着禁慾的生活，有時他們還要出外向俗人宏傳佛教。龜茲的佛寺按其所在地點的地形與位置分爲兩類：一類是地面寺院，建築在地面上；另一類是石窟寺院，開鑿於山崖壁面。由於千百年來的人爲破壞和自然侵蝕，地面寺院都已湮沒，僅有極個別的遺跡猶存。至於能和文獻印證的，只有前面所述的寥寥的幾座。石窟寺院保存下來的較多，分別集中於下列一些地點：在庫車縣境內的有庫木吐喇、森木賽姆、克孜爾尕哈、瑪札巴哈和蘇巴什；在拜城縣境內的有克孜爾、臺臺爾和溫巴什；在新和縣境內的有托克拉克埃肯。龜茲現存的石窟寺，最早的大約建造於三世紀末或四世紀初，以後陸續建造，最晚的約建造於九世紀和十世紀，也許更晚。其間建造洞窟最多的是在五、六世紀，相當於我國歷史上的南北朝時期。就各石窟地點來說，建造的時期並不一致。其中克孜爾石窟興建最早，庫木吐喇結束最晚，其他各石窟建造時間的上下限介於前兩者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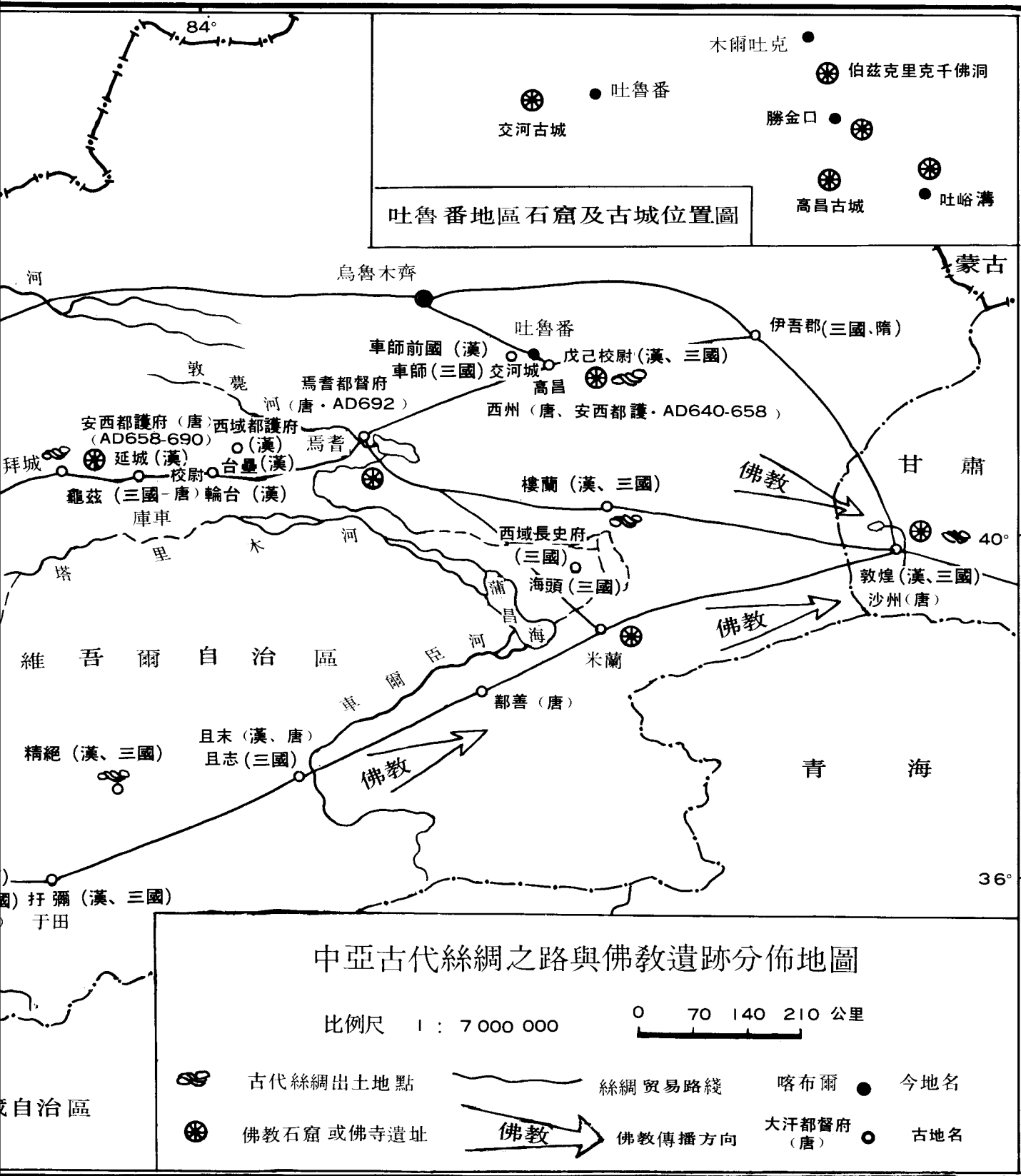
各處石窟的洞窟數量與規模也有很大差別，多的有二百多個，少的僅十幾個。洞內高度高的在十六米以上，低的僅兩米多。洞窟的形狀結構、種類用途、壁畫塑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本書所選壁畫，在龜茲境內的選自以下所述的四個石窟。

克孜爾石窟位於拜城縣東境的克孜爾鎮。石窟區的南面是向東流去的木札提河，河南岸是高峻的雀爾達格山，石窟區中部有向南流的泉水小溪，南面有面積約兩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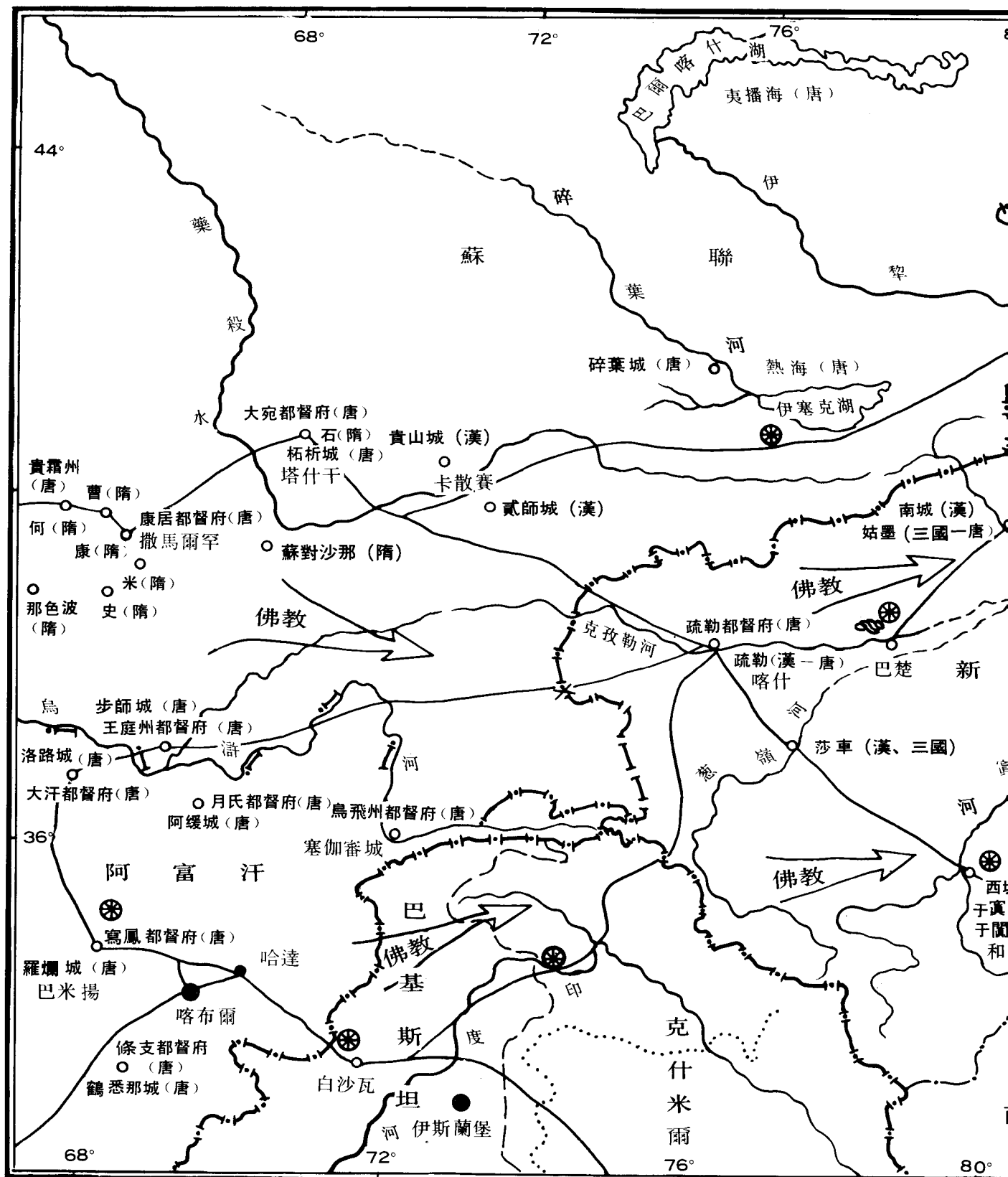
的綠洲，這裏氣候溫暖濕潤，適於居住。綠洲的北界是高八十米上下的臺地，由河沙沉積而成，結構松散，在風雨侵蝕下易於崩塌。綠洲和臺地連接處是一行崖壁，洞窟就開鑿在這行崖壁面上。這裏編了號的洞窟共有二百三十六個，按位置分為四區，從小號起依次為谷西區、谷內區、谷東區和後山區。洞窟大都屬於一座座寺院，寺院有佛堂、講堂、說戒堂、僧房和其他生活用房。大寺院可有二十多個洞窟，小寺院只有幾個洞窟。另外，有的寺院有高僧的骨灰堂。這裏的所有洞窟從文化類型來判別，都屬於龜茲系統。最早的洞窟建於三世紀末或四世紀初，最晚的建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後來這裏的寺院因戰亂而荒廢。克孜爾石窟是龜茲以至整個新疆最大的一處石窟群落，保存着大量早期的非漢族的壁畫，如果把它同敦煌莫高窟、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一起稱為我國的四大石窟並不算過份。

庫木吐喇石窟位於庫車縣城西二十一公里的庫木吐喇村北。石窟區西鄰木札提河，河岸是高高低低的山崖，也有一些雨水冲刷而留下的支流乾河道。從石窟區沿河向下就是平坦的開闊地，沿河散布着大片農田。這裏的山崖原是礫石和砂土沉積形成的，結構松散，受風雨侵蝕後容易剝落崩塌。石窟就開鑿在木札提河幹流和支流的崖壁面上。這裏的洞窟共約一百一十二個，按位置分為兩區，分別編號。南面木札提河河谷口附近的稱為谷口區，有三十二個洞窟；北面木札提河一條支流大溝內外附近稱為大溝區（也稱為窟群區），有八十個洞窟。這裏的佛堂所佔比例最大，講堂與僧房所佔比例甚小，但是高僧骨灰堂比它處多，且有明顯的大小尊卑之分。這裏的洞窟分屬三個系統。龜茲系洞窟建造於公元五世紀至八世紀中葉，漢系洞窟約建造於公元七世紀至九世紀，這也正是內地政權有效控制龜茲的時期。回鶻系洞窟建造最晚，約在公元九世紀末和十世紀，或者更晚一些。從庫木吐喇石窟可以看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交流和取代的踪跡。

森木賽姆石窟位於庫車縣東北方克里什村西北的群山中。石窟區由低矮的山巒圍繞，自西北向東南有一條彎曲的低窪乾河道通過，中心部位是一片臺地，臺地的隙縫中有數



邱富科 王玲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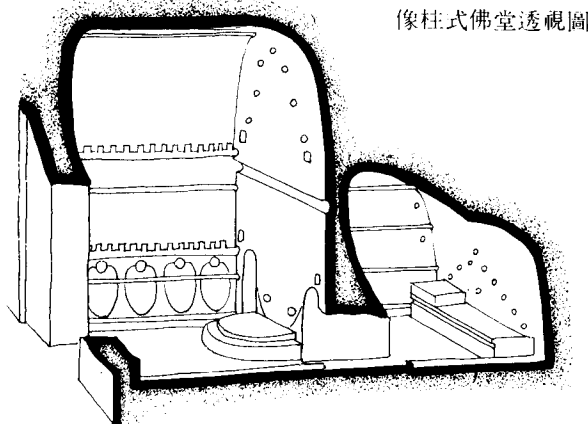


股泉水滲出形成小溪經乾河道流出。這裏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沙漠地帶。草木稀少，氣候乾燥，白天與黑夜的溫差很大。由於乾旱、風大和日照強烈，沙漠表面結成一層硬殼，猶如踩踏被凍結的冰雪。洞窟開鑿在周圍的山巒坡面上，大都朝向中部臺地。已編號的洞窟共五十四個，分佈在直徑約七百米的規則圓周上。此外，在中部臺地上有高臺建築。這裏洞窟的位置分散，佛堂和講堂居多，僧房很少，沒有高僧的骨灰堂。這裏建有一個漢系講堂窟，其餘都是龜茲系的。洞窟開始建造大約在五世紀，最晚的建造於約八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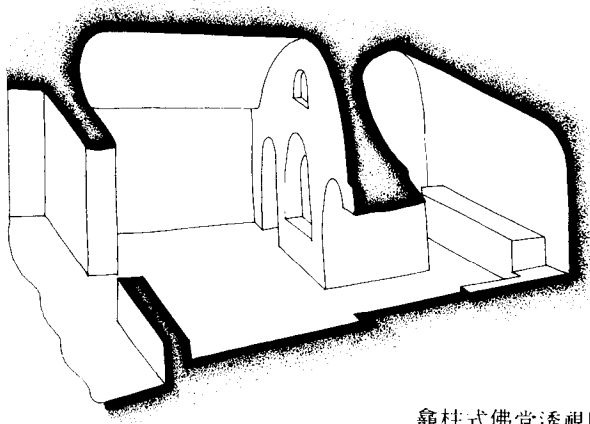
克孜爾尕哈石窟位於庫車縣舊城正北方十一公里遠的丘陵地。周圍五公里以內沒有村莊，也沒有地面水源，常年有二、三級風，雨水稀少。洞窟沿丘陵間的一條雨水溝建造，共有六十一個洞窟和獨立龕，還有一處地面建築。大部份洞窟是佛堂，排列整齊劃一，此外有說戒堂和僧房，這些洞窟分別屬於三座寺院，另有一個高僧骨灰堂建在偏僻的地方。這裏的洞窟都屬於龜茲系，但在有些洞窟中可以看出西域漢系的影響。洞窟建造時間與克孜爾石窟大致相同，約在公元四世紀至八世紀初，有幾個洞窟還沒有建成就停工了，大概也和戰亂有關。

以上四處石窟位置都遠離城市，這和石窟寺的性質有關。在印度，最初建造的是地面寺院，它既利於傳教，也可以用來修習。後來有了石窟寺，寺中有許多僧房。這種寺院是仿效耆那教的寺院建造的，大多建於偏僻地點，更適合於苦行修習。公元一世紀起，在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北部陸續修建了許多佛寺，分爲平原寺院與山地寺院兩類。平原寺院接近城鎮，有利於傳教。山地寺院遠離城鎮，主要用於修習。石窟寺正是從這種山地寺院演變來的。庫木吐喇和蘇巴什的地面寺院背後正好附有修習用的洞窟，可看作是石窟用於修習的旁證。

石窟寺內修建了多種不同用途的洞窟，這是爲了使僧徒和世俗弟子能禮拜佛像、誦經聽法、坐禪修習。此外也能將圓寂僧尼的骨灰安置於寺內或寺外附近。這些功能不同



像柱式佛堂透視圖



龕柱式佛堂透視圖

的洞窟包括佛堂、講堂、說戒堂、禪房、骨灰堂、僧房和其他生活用房。

佛堂是寺院中禮拜和供奉佛的主要場所。關於這一點，龜茲和印度有所不同。在印度，早期禮拜和供奉佛的場所有三種，即塔、塔支提和佛堂。所謂塔，實際上相當於古代墳墓的封土丘，土丘下埋有死者的骨殖或骨灰。這種墓丘是印度古代供奉的對象。塔支提是音義結合的譯名，它的形狀如塔，但是土丘下並沒有埋藏骨灰。佛堂是建有塔或塔支提的房屋，當時還沒有製作過佛像。上述三種建築中以塔的地位最尊崇。佛教傳播到中亞後，於公元一世紀末和二世紀出現了佛的偶像，後來就在佛堂中安置了佛像。此外，由於中亞和印度的風俗不同，佛堂在中亞成了禮拜和供奉佛的首要場所。

各佛堂的形狀和結構並不都一致。按結構方面的區別，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主室正壁之後有巖體方柱，可簡稱爲方柱類。方柱佛堂自前向後有三進，即前室、主室和甬道（行道）。大多數佛堂的前室現在都已經塌毀，不能確切描述它的形狀。從保存的現狀看，地坪大多數是長方形的，有許多相鄰佛堂共用一個前室。前室保存有壁畫的很少。從殘跡看，有的是天王像，有的是天魔軍衆，也有其他僧像或菩薩像。畫天王魔怪像，意在把守寺門，經典上也是這樣規定的。如小乘經典《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七在規定寺院壁畫題材時說，「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

從前室向裏，經過一個門道便進入主室，這就是佛堂的正殿。這裏的四壁畫滿了壁畫，窟頂也不例外。佛堂的主室以正壁的位置最顯著，因而它的佈置也最重要。正壁正中有泥塑佛像，這是佛堂的主尊像，在各塑像中形體最大，它是僧徒禮拜的主要對象。正壁下的兩端是環行禮拜道的出入口，禮拜道所圍着的巖體就是前面所說的巖體方柱。主尊像的姿勢和它被安置的方式有以下四種：（一）龕柱式。是在正壁正中開一個龕，主尊像置於龕中。像大多數是結跏趺坐姿，也就是盤腿坐。少數是倚坐姿，也就是垂足坐；（二）像柱式。不在正壁開龕，而是在正壁前緊貼正壁立一身佛的大立像。像的體量要比龕柱式的佛坐像大很多；（三）淺龕像柱式。即先在正壁開一個淺凹龕，然後在



天象圖 克孜爾171窟



初轉法輪 克孜爾207窟



六師論道 克孜爾207窟



爲淨飯王說法 克孜爾207窟



佈施竹園 克孜爾207窟

正壁前緊貼正壁立一身佛的大立像，像的體量比龕柱式的佛坐像高大，但比像柱式的要小；（四）立像代柱式。略去方柱，但仍保留與像柱式相同的佛立像。以上四種形式中以龕柱式的佛堂爲多，這是龜茲系佛堂的主要形式。而淺龕像柱式和像柱式，以及以下將要敘述的像臺式，則是西域漢系佛堂的主要形式。我們在此主要描述龕柱式佛堂的形狀、結構和壁畫題材。這種佛堂主室正壁除了在正中位置設龕塑像外，在龕外通常是畫出或塑出按菱形格排列的山巒，山巒間還有菩薩和天人。正壁的這種以塑像和壁畫相結合的構圖，主要顯示出釋迦牟尼佛在群山間的帝釋窟中說法，諸菩薩和天人正在禮拜和供奉的場面。

在正壁龕前當初是放置供品的地方，現在只留有圍欄的痕跡。按照佛典記載，信徒應當用香料、花卉、珍寶和多種上好食品來供奉佛。在左右兩側壁是一幅幅佛法圖，形象地描繪出釋迦牟尼在印度恒河中游一帶進行傳教的場面。說法圖的上方，是以奏樂和舞蹈的伎樂來表現供奉佛的。在一些豪華的佛堂裏，這個場面中的樓臺和人物都是用砂泥塑出並加以彩繪的。主室頂部是縱向的拱券形。最高處的縱向中脊，通常畫出日神、月神、風神、金翅鳥等，以表示天空。拱券左右兩側是菱形格壁畫，畫面被分割成許多菱形小格，每個小格內是一幅畫，題材是佛前世救度衆生的故事，或是與信佛有關的因